

經

義

述

聞

經義述聞第十一

高郵王引之

大戴禮記上八十五條

枉席之上還師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如

灌 此之謂也 致其征 生乎今之世 盡善盡美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君子

然不然 利省 大路車 承 何以謂之爲居

寒日滌 鞠則見 田魂螺也者 有鳴念庚 其類

田鼠化爲鴛 鳩者 初昏大火中 時何也是倉

矩關而記之 蟬 辰也謂星也 初昏南門見 梁

者主設罔罟者也 巨嗜 固舉之禮 參夙興 閑

博 左視右視 脫文二十三 習貫之爲常 則入
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功不匱 徹去膳 士傳
民語 有別 天子 不辭 雖有 宴瞻其學 不
傳 縱上下雜采 食肉而餒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
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持升 出就外舍 巾車致
不跛 王左右 檀臺 再爲義王 異而相應 以
齊至 貴其能讓也 守此勿勿 不善者 疾其過
而不補也 恭而不難 惠而不儉 道遠日益云
儉而好倖 爲惡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而能夙絕
之 勿慮 致敬而不忠 可人也 加之如此 作

亂也。兄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故士執
仁與義而明。白沙，庸孰固不難。有士者，以
得之。歷穴，貸乎如入鮑魚之次。所興作，俾匄
而後生。諸侯之祭牲牛。

衽席之上還師

王言篇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
衽席之上還師，家大人曰：還師上亦當有乎字。與上乎
字相對，不言還師乎衽席之上，而言衽席之上乎還師，
則者變文以避複耳。下文云：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則
此文原有乎字明矣。楊雄博士箴云：大舜南面無爲，而

衽席乎還師。階級之間。三苗以懷。師與懷爲韻。衽席乎還師。卽用大戴之文。古文苑。博士箴乎字。譌作平。章樵以平字絕句而釋之曰。舜恭己南面。不下席而天下平。則旣失其句而又失其韻矣。

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發。戴先生校本刪去則貞二字。改正爲政。而以則政亦不勞矣作一句讀。海康陳氏觀樓曰。案貞正與強果。

相應猶上文恥爭之於惡貪也。則貞則正四字當不誤。觀前後文法。上兩段末句。一曰明王奚爲其勞。一曰明王焉取其費。此段之末曰七者布諸天下云云。後段之末曰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內云云。皆兩兩相對。此處忽插亦不勞矣四字。則語意不倫。蓋因上文不勞而誤衍也。戴刪則貞二字。又改正爲政以則政屬下句。謨皆非。家大人曰。此謂七執總承上七事而言。則此上不當有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十二字。陳以亦不勞矣爲衍文是也。民皆有別則貞則正本作民皆有別則貞正。乃是上強果則下廉恥之注文。誤入正文耳。

此篇虛注全脫

惟此七字誤入正文是以至家語作上敬者則下益孝今尚存而正上又衍一則字

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守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節字有誤此之謂七教。無民皆有別以下十二字是其證。

如灌 脩其灌廟

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引之謹案棄惡如灌文義不明。灌當爲濯。字之誤也。言民之棄惡如洒濯之去垢也。孔氏據約補注引左傳洒濯其心以釋之。是矣。但未破灌爲濯耳。王肅作家語王言篇全襲此篇之文。又未解灌爲濯之譌。而增益

其文曰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斯爲謬矣。又千乘篇脩其灌廟。建其宗主。孔曰灌社壇也。社有灌。未因以爲名。引之謹案。古無謂社爲灌者。孔說非也。灌亦當爲濯。濯與祧古字通。周官守祧。鄭注曰。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命王乃兆。頌水鄭讀洮爲濯。小雅大東。雋。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媯。爾雅。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翼小者。玃。眾家本玃作濯。祭法曰。遠廟爲祧。祧廟猶言。廟祧。周官小宗伯曰。辨廟祧之昭穆。漢書王莽傳曰。定祧廟立社稷。

此之謂也

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世家大

人曰此之謂也四字涉上此之謂而衍上文曰明王之
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乎還師故
此釋之曰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則不
當更有此之謂也四字明矣下文此之謂衽席之上乎
還師與此文相對亦無此之謂也四字

致其征

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家大人曰征字已見上矣
此不當復言致其征致其征當爲政其改與誅其君弔
其民文同一例政征聲相近又涉上下文征字而誤改
致亦字之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陳禹謨本又
改爲致其征

藝文類聚武部。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四引此竝作改其
政家語同。

生乎今之世

哀公問五義篇。生乎今之世。家大人曰。生今之世。志古
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皆四字爲句。則生下不當有
乎字。疑淺學人依中庸加之也。荀子哀公篇。家語五儀
篇。皆無乎字。下文同。

盡善盡美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
處焉。家大人曰。雖不能盡善盡美。本作雖不能盡善美。

與雖不能盡道術對文。今本作盡善盡美下盡字乃淺人依論語加之也。荀子作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亦以徧美善對盡道術。韓詩外傳作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亦以盡乎美善對備乎道術。家語作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文雖小變而亦以備百善對盡道術。漢酸棗令劉熊碑雖未盡道善必有所由處。并四句爲兩句。而句法仍與此同。則此文本作盡善美明矣。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

躬行忠信而心不置

各本而誤作其今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改

仁義在已而

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家

大人曰置讀爲德荀子作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

而色不伐才德不伐猶繫辭言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

也釋文德卽陸蜀才作置卽云置當爲德

文王官人篇有知而不伐有施

而不置逸周書置作德荀子雲賦功被天下而不私置

亦謂雲之功及天下而無私德也

揚注置讀如字非辨見荀子

是德

置古字通

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害者患也

樂記注及呂氏春秋重己篇注並云患害

也患害一聲之轉故患

言不患人之不已知也成十五

可訓害害亦可訓患

年左傳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言患伯宗之直言故譖而殺之也。又襄三十一年傳齊子尾害閭邱嬰欲殺之。昭十五年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楚策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皆古人謂患爲害之證也。今人猶謂患病爲害病。

君子

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各本脫則字。今據上下文補。家大人曰。猶然上行君子二字。上文曰。所謂君子者。下文曰。如此則可謂君子矣。則此句內

不當更有君子二字荀子家語皆無

然不然

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家大人曰然不
下不當更有然字不讀爲否然否與取舍對文後人不知
不爲否之借字故又加然字耳荀子無

利省

禮三本篇利省

宋本及明程本
沈本並作省

之不卒也荀子禮論篇

省作爵楊倞注曰祭禮必告利成利成之時其爵不卒
奠於筵前也引之謹案省當作雀字形相近而譌雀卽
爵也說文曰爵禮器也象爵之形所以飲器象爵者取

其鳴節節足足也。盧本孔本徑改爲爵。義則是而文則非矣。爵與省字不相近。無緣誤爲省也。

大路車

大路車之素幟也。家大人曰。車字後人所加。大路卽車名。再加車字則贅矣。經傳皆言大路。無言大路車者。荀子及史記禮書皆無車字。

承

禮察篇。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承殷周秦事以觀之乎。家大人曰。承讀爲拯。說文作拯。謂引取之也。良六一不拯其隨。虞翻曰。拯取也。釋

文拯作承

葉林宗影宋本如是
通志堂本改承爲拯

云音拯救之拯漢初六

用拯馬壯古釋文拯子夏作拊拊取也宣十二年左傳

目於智井而拯之釋文拯作承

葉本如是

云音拯救之拯列

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引方言出

溺爲承

今方言
作拯

皆是引取之義明夷釋文云拯鄭云承

也子夏作拊引字林拼音承據此則承亦可如字讀莊

子達生篇見洵僂者承蝸猶拯之也承亦謂引取之也

漢書賈誼傳作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是承與引同

義

何以謂之爲居

夏小正篇正月鴈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
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勇耳家大人曰何以謂之
爲居爲居二字因上文而衍傳凡言何以謂之者皆於
之字絕句下文雉震响曰正月必雷雷不必問惟雉爲
必問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緹
緹曰先言緹而後言編者何也緹先
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何以謂之猶曰何
以言之耳高誘注秦策
曰謂猶言也此申明上文鴈以北方爲居之
義非專釋居字

寒日滌

寒日滌句凍塗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
下而澤上多也引之謹案日非日月之日徧考經傳無

以寒日二字連文者。春日之日亦不得謂之寒日。日當爲日。說文作𠄎。云。註詞也。字通作適。又作聿。說見經傳釋詞爾

雅。粵于爰。日也。爰粵于於也。然則日之爲言爰也於也。

寒日滌者。寒氣於是乎變也。與詩言我東曰歸其湛曰

樂見脫曰消。昊天曰明。昊天曰旦。文義相似。日字皆語

詞也。說見釋詞下文越有小旱。傳曰越于也。越與粵同。粵曰

聲之轉其義一也。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而不言

日氣。則其字作日不作日。可知。書傳日日二字相亂。故

日誤爲日。或讀寒日滌凍塗爲一句。而云春日煖。故凍

釋而爲塗泥。則於寒字不相連屬。蓋古訓疏而句讀亦

舛矣。

鞠則見

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傳曰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孔氏補注曰。戴震曰。鞠讀爲囓字之譌也。詩三五在東。傳云。三心五囓。四時更見。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囓在東方。正月時也。廣森按。囓。柳星也。歲再見者。正月昏見。七月晨見。引之謹案。戴氏孔氏之說非也。下文參中斗柄縣在下。方言初昏則鞠見。非初昏也。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猶四月昂則見。初昏南門正。下言初昏。則上爲晨見明矣。小正傳

凡言星名者皆大星不在二十八舍之列南門織女是也。鞠亦言星名。則當與之同。據月令孟春日在營室夏時日當在奎。奎婁降婁也。星必與日隔次而後能晨見。日在降婁則元枵晨見東方星之與元枵相近而最大者其北落乎。史記天官書曰北官元武虛危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南有一大星爲北落。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注曰北落入危九度或卽小正之鞠與元枵晨見則北落亦見矣。若桺爲鶉火之星元枵晨見則鶉火伏矣。何見之有。又案傳云歲再見者蓋謂正月晨見六月昏見。據月令孟秋日在翼夏時季夏日已在

翼日入三商則元枵見於東方而北落與之俱見矣

田魂螺也者

二月昆小蟲昆者眾也田魂螺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家
大人曰舊本譌脫不成文理宛平黃氏本作昆者眾也

由魂魂也

由與猶同

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案由魂魂

也者動也當作魂魂也者動也黃本衍一由字孔讀由
魂爲句魂也者爲句非也一切經音義九及二十一引
此竝云魂魂然小蟲動也是魂魂二字連讀

有鳴倉庚 長股也

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四月鳴蟻蟻

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莊氏寶琰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蜺也者不相聯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蜺也者之下。或曰之上。蜺與蝮同。蝮。鼃也。廣雅。蝮。蝮。長股也。本此其商庚者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耳。因長股也三字誤在商庚也之下。故後人又加商庚者三字以聯屬之。引之謹案。莊說是也。周官蝮氏注曰。鄭司農云。蝮當爲蜺。蜺。蝦蟇也。元謂蝮。今御所食。蛙也。名醫別錄曰。蝮。一名長股。急就篇注曰。蝮。一名蝮。蝮色青。小形而長股。是其證。又案有鳴倉庚有字。後人所加。下文鳴鳩。鳴札。鳴蜺。鳴弋。皆直言鳴。無言有鳴者。後人據幽風七月之文。以增有字。而不知與小正之例。

不合也。當刪正。

其類

三月辨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犛犛然。家大人曰。其類二字文義不明。類當爲類。類與貌同。言其相還之貌。犛犛然也。下文云。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是其例矣。諫書類類相似。故書傳中類字多譌作類。說見後靜而寡類下集韻類篇竝曰犛犛。羊相還貌。

田風化爲鴛

田風化爲鴛。鴛。鶴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鴛爲風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引之謹案。化當爲則。正月鷹

則爲鳩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共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正與此同又五月參則見傳曰參也者伐星也故盡其辭也鳩則鳴傳曰鳩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是傳凡言盡其辭者皆指則字言之若作化則傳必不言盡其辭矣蓋後人因月令言田風化爲鴛遂改則爲化而不知其與傳不合也

鳩者

鳴鳩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家大人

日鳴而後知其鳩。上不富有鳩者二字。蓋衍文也。十二月鳴弋。傳曰。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是其證。

初昏大火中 種黍菽糜時也

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家

大人曰。糜者。粥也。

齊俗作粥

與種字義不相屬。此涉下文菽

糜而衍也。孔曰。傳言經記心中者。所以著種黍食菽糜

之時耳。於菽糜上加食字以解之。殊有未安。盧本於六

火中下增種黍菽糜四字。案盧以下文有菽糜以在經

中之語。

以與同

故增此四字。然但當增種黍菽三字。不當

增糜字也

說見下條

或改糜爲糜

音糜

亦非也書大傳曰主夏

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尚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篇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辨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皆言黍菽而不言糜蓋糜字從黍乃黍屬之不黏者

主篇際關西謂之糜似黍不黏

言黍

則糜在其中不當於黍菽下別出一糜字也或又改糜爲維糜維芑之糜尤非也糜音門乃赤苗嘉穀也春時已種之矣何待五月乎

時何也是倉矩關而記之

菽糜以在經中

以與已同

又言之時何也是倉矩關而記之

戴先生新校本改時爲是是爲時盧本矩關作短閔云
或曰當作豆鬻家大人曰舊本時是二字互譌當依新
校本改正矩關或作短閔皆豆鬻二字之譌或謂經傳無謂菽爲
豆者非也投壺禮云壺中實小豆焉則周時已有斯稱傳之豆鬻正釋經之菽糜
也孔引黃尚書曰矩法也以爲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
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傳云以在經中又言之是何也
時會豆鬻而記之者謂上經已言菽而此又言之特著
其時會豆鬻耳非謂上經已言菽糜也盧未達傳意謂
傳已在經中之云連糜字言之遂於上經內增糜字蓋
失之矣

蟬

七月寒蟬鳴蟬也者。蜺爍也。盧本於蟬上增寒字。孔本不增。家大人曰。增寒字者是。此是釋寒蟬。非釋蟬也。莊子逍遙遊篇。螽蛄不知春秋。司馬彪曰。螽蛄寒蟬也。一名蜺爍。蜺爍卽蜺爍。是蜺爍乃寒蟬之異名。若但謂之蟬。何以別於上文之唐螭乎。

辰也謂星也

八月辰則伏辰也。謂星也。家大人曰。此當作辰也者。房星也。今本者。誤作謂。當依儀禮經傳通解本。改星上脫房字。當依初學記歲時部上引補。凡傳之釋星名於二十八

星則以其別名釋之。若參也者，伐星也。大火者，心也。之屬是也。非二十八星，則但云星名而已。若鞠者，何也？星名也。南門者，星也。之屬是也。房爲二十八星之一，則不得但以星釋之。虛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丙火。

初昏南門見

大衍歷議曰：小正曰：十月初昏南門見，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

見唐書
歷志

秦氏五禮通考曰：十月

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初昏二

字衍文孔氏補注曰昏謂昏姻也是月始合民昏姻逮
來歲春仲而止引之謹案秦說是孔說非也上文四月
初昏南門正因此衍初昏二字耳不得曲爲之說而以
爲昏姻也小正言初昏者凡五正月初昏參中四月初
昏南門正五月初昏大
火中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皆謂日入以後今於嫁娶之
始亦曰初昏則何以別於日入以後之稱初昏乎且何
以初昏二字不置之他所而置之南門見之上使與初
昏參中之屬相亂乎小正篇中未有溷殺無辨若此者
也二月緩多女士傳曰冠子取婦之時也是嫁娶謂之
緩女士如十月果言嫁娶則當云初緩女士乃與上文

相應不當改變其文而曰初昏也。二月綏多女士蓋舉
嫁娶之最盛者言之而餘則從略猶周官媒氏但言中
春之月令會男女而不言他時之嫁娶也。二月已言綏
多女士何須十月又言初昏乎。譬之四時皆有田獵而
小正獨言十有一月王狩亦舉其最盛者言之不聞又
言春蒐夏苗也。小正傳釋經文多有前後相比例者如
解正月鴈北鄉則引九月遘鴻雁解獾獸祭魚則引十
月豺祭獸是也。綏多女士傳但言冠子取婦之時而不
引十月初昏則十月未嘗言嫁娶明矣。

梁者主設國器者也

十有二月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引之謹案梁者二字蓋後人所加虞人卽水虞也主者掌也傳語大寒降土發發水虞於是乎講辰箭鳥獸成水虞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罞韋注曰罝魚網也罝當作罝罝麗小網也是虞人之官主設罔罟也虞人主設罔罟故入梁取魚也故曰虞人官也主設罔罟者也上文主夫出火傳曰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文義與此相似若云梁者主設罔罟者也則義不可通

且唯

頃廉角蓋陽氣且暗也故記之也引之謹案且當爲且

傳本 且睹當爲睹說文睹且明也從日者聲玉篇丁古切

睹之言著也。上文云日冬至陽氣始動今本作陽氣至

文而 至十二月之末則歲且更始陽氣將著故曰陽氣

且睹。

家大人曰鄭注易乾鑿度引夏小正十二月鷄始乳今

本脫。

固舉之禮

保傅篇天子乃生固舉之禮家大人曰之當作以言大子方生固已舉之以禮矣桓六年左傳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是也以譌作之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皇

親部十二引此已譌作之。魏書李彪傳引此正作以。賈子係傳篇漢書賈誼傳竝同。

參夙興

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家大人曰。參夙興端冕。本作齊夙端冕。齊與齋同。古書齊字作叁。見玉篇及史記田儋傳形

與參相似。因譌爲參。齊夙卽齋肅。昭十三年左傳云。下

善齊肅。是也。說文肅。持事振敬也。夙。早敬也。是夙與肅

同義。故大雅生民箋云。夙之言肅也。後人不知參爲齊

之譌。又誤以夙爲夙興之夙。而於夙下加興字。遂致文

不成義。盧注云。參夙。

今本參夙作參職。夙字本作夙。因譌而爲職。

謂三月朝

也。以參爲三月。夙爲朝。皆非也。

此是大子初生而見然之南郊。未及三月也。

以參夙連讀。則夙下之無與字甚明。太平御覽所引誤。

與今本同。白虎通義姓名篇引此作齋肅端統。

宋小字本統。譌

作絕。今本又改作統。

魏書引此作齊肅端冕。賈子漢書竝同。

閑博

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家大人曰。閑與博義不相屬。閑博當爲博聞。聞譌作閑。又倒在博上耳。初學記儲宮部引此正作博聞。賈子漢書竝同。

左視右視

故大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初學記引作故大子目見正事。耳聞

正言漢書作故。天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焉。子適作初。餘同漢書。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家大人曰。兩視字。後人妄加之也。左右前後皆天子所視也。不當獨言左右視。初學記引此無兩視字。賈子漢書竝同。

脫文二十三

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家大人曰。此文本作夫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今本脫去毋正至不能毋二十三字。則文不成義。當依漢書補入。

習貫之爲常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今本脫天字據元本及盧注賈子漢書補

習貫之爲常

家大人曰習貫之爲常本作習貫如自然後人改之耳

考盧注內有自然二字又賈子漢書皆作習貫如自然

是其證也盧注又引周書習之爲常自氣血始以證少

成習貫之義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謬矣少成若天

性習貫如自然成與性爲韻貫與然爲韻習貫二字連

讀如自然三字連讀若云習貫之爲常則文不成義且

與少成若天性不對而韻亦不諧矣

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

及大子少長知妃色

漢書同賈子妃作好家大人曰。案孟子論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

子。此說大子亦曰幼曰少長知好色曰既冠成人則作知好色者是也。好妃字相似。故好譌作妃。顏注漢書曰妃色妃匹之。則入于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家大人曰色於義未安。

此文本作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今本入于學。作入于小學。學者作小者。皆涉虛注。入小學而誤。案盧注云。古者大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是總說。大子入學之事。非正文作小學而盧釋之也。既云大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則是十五入大學。非八歲入小學矣。官宮亦字之誤。廣雅曰。學官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鄭注曰。謂始立學官者也。漢書韓延壽傳。脩治學官。師

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皆其證。賈子漢書皆作則入

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

功不匱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家大人曰。匱本作遺。遺棄也。尚賢貴德。則聖智在位而有功者不見棄。故曰功不遺。若云功不匱。則非尚賢貴德之

謂矣。草書遺字作遺。形與匱相似。因譌爲匱。祭義老窮不遺釋文

遺。一本作賸。賸雅遺。加也。今本遺譌作匱。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四通典禮

十三。及玉海學校類引此竝作遺。陳禹謨本又改遺爲匱。賈子漢

書同。

徹去膳

過書而宰徹去膳。家大人曰：此本作過書而宰徹其膳。今作徹去膳，詞意鄙俗，乃後人所改也。初學記憶宮部。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並引作徹其膳。賈子作收其膳。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

鼓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家大人曰：士傳民語上當有大夫進諫四字。白虎通義曰：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是其明證矣。賈子係傳篇及漢書賈誼傳並作大夫進諫又案工

誦正諫之下，虛注有大夫諫之以義云云，當即是大夫進諫四字之注，因正文脫去，故溷入上注耳。

有別

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別也。家大人曰。有別。本作有敬。此涉上注以別內外而誤也。朝日夕月。皆所以致敬。四代篇曰。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敬敬示威于天下也。朝事篇曰。天子率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致尊尊也。周語曰。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敬民事。君義竝與此同。故盧注云。弑天下之臣也。今本有敬作有別。則與盧注不合矣。南齊書禮志。太平御覽時序部三。引此竝作所以明有敬也。賈子漢書同。

天子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又下文曰。

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又曰夫教得而左右正。各本此下衍左右正三字今據賈子漢書刪。則天子

正矣。天子正而天下定矣。盧注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

已作天子盧氏抱經據此注以家大人曰天子皆當作

天子者爲是非也。辨見下天子。皆當作

天子。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耳。上文天子春朝朝日云

總結之曰是天子不得爲非也又天子疑則問云云是

說成王爲天子時事又下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云

云是說三公以下諸臣之職皆不指教天子而言故皆言天子。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

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是承上成王爲天子有三公三少

以諭教之左右前後皆正人而言故曰天子之善在於

早諭教與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大子正矣若
作天子則語意不倫賈子漢書皆作大子是其明證矣
又案此篇自殷爲天子至此時務也於賈子爲係傳篇
所說皆教大子之事自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至大史
之任也於賈子爲傳職篇所說皆天子之事當分別觀
之

不辭

秦世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辭者是前車
覆而後車必覆也家大人曰辭當作辟字之誤也辟與
避同謂避前車之轍也若作辭則義不可通賈子漢書

竝作避。

雖有 不能

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繁敷
譯而不能相通。句行雖有舛，不能相爲者，教習然也。家

大人曰：雖有當爲有，雖不能當爲能。不此涉上句不能

而誤，能不者而不也。

古書多以能爲而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

雖舛而不

相爲六字連讀。賈子漢書竝作行有，雖舛而不相爲者。
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處是也。盧注非。

宴瞻其學

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引之謹案，宴瞻其學。

當作宴業。詭其學。賈子傳職篇作天子燕業反其學。

續漢

書百官志注。通典職官二所引如是。建本漳本反。

譌作及。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據學記改之也。

左右之習。詭其師。燕與宴通。宴業謂宴居時所習之業。學記

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宴業卽居學也。宴下

脫去業字耳。詭與反同義。宴業詭其學。謂宴居之業與

所學者相反也。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說反也。

呂氏春秋注。辭篇曰

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說不祥。

莫大焉。淮南齊俗篇曰。禮樂相詭。服制相反。本句彼

言反此言詭。下句彼言詭此言反。其義一也。詭字右畔

之危與詹相似。又因上文視瞻俯仰而誤爲瞻耳。鈔本

北堂書鈔引大戴禮作宴業反其學。

陳禹謨依俗本改爲宴瞻其學。雖

反與詭不同亦足證宴下之有業字。

不傳

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傳元本作傳家大人曰不傳不傳皆義不可通傳與傳皆博之誣也管子立事篇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不博不習正承簡聞小誦而言小之言少也說文少不多也從小光曰也不博則簡聞矣不習則少誦矣賈子傳職篇正作不博不習

縱上下雜采

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意盧曰縱字疑衍

元本度上脫以字。遂於度下妄增此一字以補之。孔曰：上謂衣下謂裳。家大人曰：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

無上下二字。爾雅曰：縱亂也。孟喜注：雜卦曰：雜亂也。見釋

交。是縱雜皆亂也。美不以章，故曰縱美。采不以章，故曰

雜采。縱美與雜采對文，縱美雜采不以章，與居處出入

不以禮五句對文，則縱字非後人所增也。傳寫者以一

美字譌作上下二字，則文不成義。鈔本北堂書鈔設官

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陳禹謨本又依俗本改弄爲上下二字。弄卽美之

譌字。賈子作雜綵從美，從卽縱之僭字。故知此文本作

縱美雜采也。自宋本已譌作縱上下雜采，獨賴有賈子

及北堂書鈔可以考見原文耳

食肉而餒

飲酒而醉食肉而餒家大人曰餒當爲飽故盧注云過其性也食肉而飽與飲酒而醉對文今本飽作餒則義不可通飽餒草書相似故飽譌作餒鈔本北堂書鈔引此正作飽陳禹謨本又改爲餒賈子同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

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不知日月之

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各本譌作大國之忌今據賈子乙正盧注

引周禮小史職曰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則正文本作國之大忌明矣鄭注小史云先王以日爲忌名爲諱是

也。又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鄭注云諱先王名惡。曰若子弟是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皆大史所掌。故曰大史之任也。若作大國之忌則義不可通。孔曰大國之忌若誦訓所道方慝案方慝乃四方之慝不得謂之大國之忌。且道方慝亦非大史所掌。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盧注曰聲樂之失任在大史者樂應天也。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也。家大人曰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誦逆樂序。乃工之任。非史之任。此下當有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九字。賈子傅職篇曰號呼訶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訟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是其明證矣。自不知日月之時節以下。方是大史所任之事。上文曰失

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故此於三公三少之後。卽繼以工史。犬師爲工之長。猶大史爲史之長。不言犬師而言詔工者。嫌與上三公同名也。爾雅曰。詔。道也。犬師掌誦詩以道王。故曰詔工。傳寫脫此九字。遂與下大史所掌溷爲一事。盧以爲樂應天。故任在大史。且引周語。瞽史知天。以爲證。蓋說之愈密而失之愈遠矣。

持升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依賈子。改升爲斗。

注及下文同。

云。舊

本作升。形近而誤。

隸書斗字作升。因譌而爲升。

孔本仍作升。云。鄭君

士冠禮。注曰。勺。尊升。所以斟酒。然則持升者。持勺。非量

器也。古字升斗相似，新書寫誤耳。家大人曰：盧改升為斗，是也。此斗非升斗之斗，乃斗勺之斗。說文作料，云勺也。經傳通作斗。大雅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土冠禮注疏皆作斗。作升者，傳寫誤耳。考工記：梓人為飲器，鄭注：勺，尊斗也。今本亦譌作升。

案說文：酌，音挹也。從斗，夾音拘聲。故鄭云：勺，尊斗。所以酌酒。疏云：案少牢云：斟水有料，與此勺為一物。故云尊斗。酌彼是斟料，所以酌水，則此為尊料。斟酒者也。疏以料斗為一字，則注文之作尊斗甚明。古無謂勺為升者。而孔云：持升者持勺，失之遠矣。

又案此文云：大宰持斗。下文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

大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則大宰所持之斗。乃羹斗也。說文。羹。羹斗也。宣六年公羊傳。膳宰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卽此所謂斗矣。

出就外舍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家大人曰。出就外舍。本作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二小字。正承小學言之。下文之大藝。大節。亦承大學言之。盧注云。小學謂虎闌師保之學也。此正釋正文小學二字。又引白虎通尚書大傳。皆以小學大學對文。又云。丙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

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此因就外傳與就小學不同。故釋之曰：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後人不曉注意，但見注內有出就外傳之文，遂改正文之入就小學爲出就外舍，則不特與正文不合，且與注文全相抵牾矣。新校本又依永樂大典本，於注首小學上加外舍二字，合外舍小學爲一。以曲從已改之正文，則其謬滋甚。國之小學，豈得謂之外舍乎？玉海學校類所引已誤，作出就外舍。賈子容經篇曰：年八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卽大戴所本，且與盧注相合。今據以訂正。

書大傳王太子王子驪后

管仲在豎刁狄身身不葬而為天下笑始則天下稱之終則天下笑之笑與稱正相反也賈子胎教篇作稱為義主是其明證矣文王官人篇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怍無所不至敬再其說以詐臨人盧注曰言苟自驕厲持以為勇終必恐懼而更至恭佞也家大人曰盧以恭佞釋敬再其說亦曲說也敬當為亟集韻亟或作盡因行篇天子亟行急政今本亟字亦譌作敬再當為再皆字之誤也亟讀如亟稱於水之亟言亟稱其說以欺人也逸周書官人篇作亟稱其說以詐臨人是其明證矣又案玉篇再與稱同漢綴民校尉熊君碑君長子再孝仲秋丁旬碑嘉再卓

然稱字竝作再。七經孟子考文載足利本古文尚書湯誓篇敢行再鼫稱字亦作再。今尚書中稱字無作再者。皆後人改之也。大戴禮之再爲義主及亟再其說兩再字若非譌作再則後人必改爲稱。而古字之蹤跡不可尋矣。

異而相應

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家大人曰異而相應。本作處異而相應。鄒陽云意合則胡越爲昆弟故曰處異而相應。與未見而相親對文。今本脫處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參差矣。賈子及說苑尊賢篇竝作處異而相應。

以齊至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家大人曰。以齊至。本作自齊。魏至。燕策曰。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是其證。若云以齊至。則義不可通。賈子正作自齊。魏至。

貴其能讓也

曾子立事篇。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家大人曰。貴其能讓也。本作患其不能以讓也。篇內五患。其文義相承。此句不當獨異。患與貴。上半相似。因謔而爲貴。後人不得其解。因刪去不字。

以字耳。盧注言以已能而競於人則正文有以字甚明。盧注本作患其以已能而競於人。今本作貴不以已能而競於人。亦是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患其不能以讓也。說苑說叢篇。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即用曾子之文。今依阮氏芸臺曾子注釋訂正。

守此勿勿 無勿勿於賤

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曰。勿勿猶勉勉。引之謹案。盧以勿勿為勉勉。義本禮器祭義注。非此所謂勿勿也。此言勿勿者。猶忽忽也。晏子春秋外篇曰。忽忽矣。若之何。悒悒矣。若之何。忽忽悒悒皆憂也。史記梁孝王世家。

亦曰。意忽忽不樂。忽與勿聲近而義同。上文曰。君子終

身守此悒悒。

慮在悒悒。慮在憂念也。

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惴惴。

慮在惴惴。

憂惶也。

下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悒悒惴惴勿勿戰

戰。皆憂懼之意。後曾子制言篇曰。君子無悒悒於貧。無
勿勿於賤。無惴惴於不聞。是其明證矣。

不善者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家大人曰。恐
其及已。謂恐不善之及已也。則見不善下不當有者字。
且與見善對文。則者字之衍明矣。論語見善如不及。見
不善如撓湯。卽其證。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曰補謂改也

戴氏校本改作文此以意爲之不可從

引之謹案下文

曰補則不改矣則補非改也補疑當爲補字形相似而誤掩者蓋也匿也掩則莫幸人之不知故不改也余彙以補爲古文遂字之誤非是

恭而不難

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引之謹案難讀爲難爾雅曰難動也又曰難懼也動與懼義相近故詩言不震不動不難不壞爾雅震難同訓爲動又同訓爲懼商頌長發篇不難不壞毛傳曰難恐也恭敬太過則近於恐懼故曰君子恭而不難荀子君道篇君子恭

而不難。敬而不羣。難亦讀爲難。羣方言作羣云。發憤。戰栗也。荆吳曰發憤。發憤又恐也。發郭璞音。羣羣與發聲義並同。又與恐聲相近也。恭而不難。敬而不羣。羣與難義正相承。恭而不難。安而不舒。舒與難義正相反也。

惠而不儉

惠而不儉。直而不徑。引之謹案。惠與慧同。

史記漢書通以惠爲慧。

儉讀爲險。廣雅曰。險。險衰也。衛將軍文子篇。口而商也。其可謂不險矣。荀子成相篇曰。譏人罔極。險。險傾側。詩序曰。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謂之心。崔靈思注曰。險。諛不正也。韓子說使篇曰。損仁逐利。謂之疾險。皆謂險。險也。說文。險。險。

談也。檢利于上，佞人也。盤庚：相時檢民。馬融注曰：檢利，小小見事之人也。說文：諛字，注引立政，勿以諛人。今本諛作檢。馬融注曰：檢利，佞人也。廣韻：檢，諛並七廉切。又虛檢切。與險同音。說文：繫傳曰：諛猶險也。檢諛險並同義。

凡人之慧黠者，多流於險。險惟君子不然，故曰惠而不儉。儉與險古字通。曾子本孝篇：不與儉行，以儉幸。漢同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為險。文子上禮篇：離道以爲儉，險德以爲行。淮南俶真篇：險作儉。

道遠日益云

君子亂言弗殖，神言弗致。

各本亂言下衍而字致下衍也字。今據上下文刪。

遠日益云，眾言弗主。

各本言作信。涉下不信而誤。今據注及上下文刪。靈言弗

與。人言不信不和。家大人曰：余友汪氏容甫云：亂言弗

殖五句。一氣相承無容插入道遠日益云五字。此五字當在上文兩問則不行其難者下云當作矣。見下引此承上之詞也。言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如此。則道遠日益矣。楊倞注荀子云爲道久遠自日有所益荀子大略篇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今本言爲作亦論議非是道遠日益矣。語皆本於曾子。以是明之。陳氏觀樓說略同。

儉而好侗

好直而徑儉而好侗者。家大人曰。儗塞也。好塞之語不通儉而好侗。本作爲儉而侗。與好直而徑對。文謂爲儉。

而不達於禮也。今本好字涉上句而衍。又脫一爲字。據盧注云爲儉太逼塞於下。則儉上有爲字。而儉上無好字明矣。

爲惡

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家大人曰。忿怒而爲惡。本作忿怒而無惡。而無二字。與上下文同一例。今本無作爲者。涉注文爲惡而誤耳。案盧注云。不以爲惡。不字正釋無字。下又云。或曰。無惡而怒。則正文之作無惡甚明。若作爲惡。則與注相反矣。今依新校本訂正。

喜之而觀其不誣也

怒之而觀其不悞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盧注曰。誣。妄也。家大人曰。喜與誣。妄義不相承。誣當爲輕。苟子不苟篇。君子喜則和而理。小人喜則輕而黷。楊倞注曰。輕。謂輕佻。失據是喜而不輕者。惟君子能之。故曰喜之而觀其不輕。文王官人篇曰。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是其明證也。俗書巫字或作巫。形與巫相似。故從巫從巫之字。往往譌。淵。楚辭招魂。帝告巫陽。巫一作巫。方言。誣。論。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莖莖。殺。臍。釋文云。莖。上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莖字或作莖。譌作莖。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能篇作沈尹莖。亦其類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有。正謂此也。韓策。輕

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實禍此則一本作輕一本譌作誣而後人又誤合之也。

而能夙絕之

大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家大人曰而能夙絕上當有生字生與不生對文生而能夙絕之亦與復而能改對文盧注云有意而隨絕之有意二字正解生字下注既爲而能改之既爲二字亦解復字今本脫生字則文不成義上文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是故君子夙絕之亦上言生而下言絕也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生而能夙絕之。

之以爲已望。不遺其言。文義上下相承。則也。爲衍字。兄
事之三字。疑亦涉下文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而
衍。蓋非我兄而事之。如兄。故曰。兄事之。曲禮曰。十年以
長。則兄事之。是也。既爲我之兄。何得言兄事之乎。且既
言尊事之。則不必更言兄事之矣。又下文兄之行。若中
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事之。與養之對
文。上文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若不中道。則諫。交義亦與此同。則事上。不當有兄字。
蓋亦涉下文而衍。

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

曾子制言篇。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疆。

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盧注
讀故若爲句。解曰且自如也。孔氏補注曰故若猶言如
故引之謹案故字當屬上讀若字當屬下讀言犯上危
下之人所以幸而免者天下無道故也。若天下有道則
有司誅之矣。古人之文多有詳於下而略於上者。檀弓
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
而外晉語曰彼塞我施若無天平。若云有天吾必勝之
今本云字誤在乎下詳見本條。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
也。言道之所以不行而我之所以不豫也。趙注曰天自未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矣之。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皆是也。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

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間也。羣書治要引曾子而明作而不聞。引之謹案而明二字。文不成義。當從曾子作而不聞。言持守仁義而名譽不聞者。以行之未篤故也。行之篤則聞矣。故又曰。胡爲其莫之間也。聞與明字形相似而譌。又脫不字耳。馬總意林引曾子而約其辭曰。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荀子勸學篇曰。爲善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可以爲證。

白沙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家大人曰。沙卽今之紗字。非泥沙。

之沙也。泥讀爲涅。涅謂黑色亦非泥沙之泥也。論衡率
性篇曰。白紗入緇。不練自黑。程材篇曰。白紗入緇。不染
自黑。其字皆作紗。古無紗字。故借沙爲之。周官內司服
注曰。素沙者。今之白縛也。今世有沙穀者。名出於
此。素沙卽白沙。此言人性習於惡則惡。亦如白沙在涅
中。則與之皆黑也。此云白沙在泥。說苑說叢篇作白沙
入泥。論衡作白紗入緇。故知沙爲紗之借字也。論語陽
貨篇。涅而不緇。孔注曰。涅可以染皂。淮南取真篇曰。以
涅染緇。則黑於涅。洪範正義引荀子作白沙在涅。猶論
衡之言白紗入緇也。史記屈原傳。泥而不滓。素隱泥亦
音涅。滓亦

音 緇即論語之涅而不緇故知泥爲涅之俗字也。

庸孰

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盧注曰庸用也孰誰也。家大人曰用誰之語不辭。余謂庸孰皆何也。言何能親汝也。既言庸而又言孰者古人自有複語耳。說見釋詞庸字下。

固不難

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誣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家大人曰難讀患難之難。不難者不患也。言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非君子之所患。若反

是而爲不仁之事。出不智之言。則君子弗爲也。慮說不難二字未了。孟子離婁篇於禽獸又何難焉。亦謂何患也。趙注說何難二字亦未了故下文云。則君子不患矣。不患卽此所謂不難也。晉語曰。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言是之不患也。餘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

有士者

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戴先生校本。改有士者爲有土者。孔本仍作有士者。釋曰。有士不用。則君之恥。家大人曰。有土者。猶言有國者。史記孔子世家曰。夫

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又白序曰。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鹽鐵論國病篇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意竝與此同。又說苑說叢篇。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者之羞也。此正用曾子語。今本上作士者。涉上句士字而誤耳。凡是書之顯然譌誤者。孔必曲爲之說。而不肯依他書改正。此亦守殘之癖也。

以得之

晉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永樂大典本作舜唯仁得之也。

家大人曰當作舜唯以仁得之也。

今本脫仁字。承上文
舉大典賦以字。

曰君子以仁爲尊。下文曰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竝與此仁字相應。若無仁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或曰古人辭質。此承上文以仁爲尊。則仁字可省。此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

歷穴

曾子疾病。鷦鷯以山爲卑。而曾巢其土。魚鼈龍鼉以淵爲淺。而歷穴其中。孔曰曾重也。歷窟也。家大人曰古無訓歷爲窟者。且歷穴與曾巢對文。則歷非窟也。余謂歷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爲穴也。廣雅曰嗽穿也。隱

元年左傳曰闕地及泉吳語曰闕爲澆海韋注闕穿也
歎闕蹙竝通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竝作以淵爲
澆而穿穴其中。

貸乎如入鮑魚之次

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茝之室。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
魚之次。貸永樂大典本作膩。羣書治要引曾子同。馬摠

意林作戲。家大人曰。貸膩戲皆膩字之譌。

釋名曰。土黃而細密曰埴。

埴。膩也。黏膩如脂之膩也。今本膩字亦訛作膩。

廣雅曰。苾。香也。膩。臭也。故曰。苾

乎如入蘭茝之室。膩乎如入鮑魚之次。又案次字宋本
與今本同。孔氏補注從永樂大典本作埴。而以文選辨

命論注引大戴禮作隸爲證。今案次卽隸也。

周官廬人掌敘市次

布。鄭司農云。大布。列肆之俵布。

不必改爲隸。羣書治要引曾子正作鮑

魚之次。與宋本同。文選注作隸者。後人依家語六本篇改之耳。

所興作

曾子天圓篇補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家大人曰。所下有由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文曰。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補。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正與此相應。則有由字明矣。俛仰而後生。

唯人爲僕甸而後生也。家大人曰：僕甸而生謂無羽毛鱗介也。則生上不當有後字。此涉上文四後字而行。

諸侯之祭牲牛 大夫之祭牲羊 曰饋食

諸侯之祭牲牛。曰大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孔氏補注曰：大牢舉牛以該羊豕。少牢舉羊。亦該豕也。引之謹案。孔說非也。天官宰夫鄭注曰：牛羊豕具爲一牢。晉語韋注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則凡稱牢者皆非一牲。若云諸侯之祭牲牛。大夫之祭牲羊。則是一牲矣。記當謂之曰特牲。何得尚謂之牢乎。尋檢文義。牛下蓋脫羊豕二字。羊下蓋脫豕字。桓八年公

羊傳何注禮天子諸侯卿大夫

卿大夫上當有天子之三字。盧注曰天子之大

夫亦大牢。

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

盧注曰天子諸侯之士亦少牢。

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

之牲角豭

盧注振作豭

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

盧注同。

此篇正

文及注多與彼同。則諸侯之祭牲牛下亦當有羊豕二

字。大夫之祭牲羊下亦當有豕字。寫者脫去耳。盧注不

釋大牢單稱牛少牢單稱羊之義。則所據本牛下有羊

豕二字。

李善注東都賦引大戴禮牛曰大牢。則牛下已脫羊豕二字。

羊下有豕字也。

曰饋會。曰字蓋因上文兩曰字而衍。特豕饋會四字連

讀。

士虞禮特豕饋會文與此同。

特豕饋會者。謂士之饋會以特豕而

無牛羊卽儀禮之特牲饋食禮也。大夫之祭以羊豕則曰少牢饋食禮。士之祭與大夫同名饋食而性則不同。故曾子辨異之。若有曰字則是以饋食之名專屬之士。祭何以解於大夫之祭亦名饋食乎。盧注特豕饋食曰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與大夫互相足也。言儀禮特牲饋食禮與少牢饋食相對。上文言少牢則此宜言特牲。今不言特牲者特豕卽特牲其文已著故不須更言曰特牲也。又少牢特豕皆饋食之牲於士之特豕言饋食正以見大夫之少牢亦饋食也。故曰與大夫互相足不與諸侯互相足者饋食乃宗廟之祭諸侯之祭兼宗廟。

述十一
里
社稷山川非饋食所能該也盧據特性饋食以解特不
饋食則饋食上無曰字可知

經義述問第十一